

“低估中國”是錯的!大西洋月刊發文稱贊“一帶一路”

近日,針對特朗普訪華期間中美關係取得的成果,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義桅發表文章稱,在此背景下,美方應重新認真考慮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問題,因為那里蘊含着中美互利共贏的更大空間。事實上,兩國這次新簽合作項目中,已有涉及“一帶一路”建設的內容。

而日前美國《大西洋月刊》的這篇文章則顯示了奧巴馬之後,美國人對“一帶一路”看法的積極轉變。本期為“雙語·智庫”第九期,文章有刪節。

'It's a Mistake to Underestimate China' “低估中國那就錯了”

最近在越南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特朗普總統稱,美國將調整其亞洲發展重心,轉向基礎設施投資以促進經濟增長。當時,大廳里在座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幾百位企業高管和政府官員,但特朗普的講話其實面對的觀眾只有一個:中國。他說:“我們正在……對發展金融機構進行改革,以更好地激勵私營企業對中國經濟的投資,在國家主導的舉措及其附加條件之外提供強有力的選擇。”

但是目前鮮有迹象表明,華盛頓擁有與中國在世界各地進行的這些投資相競爭的政治意圖。“一帶一路”

倡議是北京希望擴大其經濟和政治影響力的最顯著體現。這是一個大型基礎設施計劃,旨在將中國與亞洲鄰國和更遠的地區相連。我們把它想象成一個中心輻射狀模型:中國作為中心,在其輻射區的周邊世界各國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促進貿易。中國正在60多個國家建設道路、橋樑、海港和機場,以促進原材料進口,推動本國經濟進一步增長,同時尋求新的市場。

成千上萬的中國工人都遠赴白俄羅斯、埃塞俄比亞、斯里蘭卡等急需基礎設施投資的地區監管項目。“中國人善於將市場需求與地緣政治目標相結合。”新美國安全中心亞太安全項目高級研究員丹尼爾·克里曼說。“低估中國的能力那就錯了。”

然而,這似乎也正是美國經常遵循的。在奧巴馬時代,華盛頓對中國影響力不斷擴大的反應包括——忽視中國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所做的努力,遊說地區盟友拒絕中國主導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未果後,又談判達成一項大規模多邊貿易協議,為地區國家提供中國投資以外的可行選擇。到目前為止,在特朗普時代,美國政策退出了奧巴馬時代的貿易協議,即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不再稱中國為其項目提供的金融條款是“掠奪性”的,否定了特朗普在越

南時關於中國的問題評論。(亞洲國家將繼續推進沒有美國參與的 TPP 協定。)不過,對於那些可能尋求中國投資以外選擇的國家來說,美國近來除了空話也幫不上什麼忙。克里曼指出:“雖然中國做的每件事並非都以市場為導向,但印度洋地區確實對基礎設施有需求。”而中國正在填補這些需求。

美國及其盟友對“一帶一路”作出了一致回應,不過中國依然有其獨特優勢,那就是讓所投資的國家看到了未來的願景。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希望通過“一帶一路”將國內過去三十年的發展經驗複製到沿線國家,在此期間的投入已經幫助7億多人口脫貧,向中產階級邁進,全球化為中國製造業等行業創造了穩定的就業機會,並帶來了真切的實惠,如大規模基建項目、近乎完美的道路以及充滿未來氣息的城市天際線,在南昌這樣西方國家沒聽說過的城市尚且如此。換句話說,中國在向全世界宣告會在“一帶一路”取得同樣的成果。

政府智庫——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美洲中心主任邵育群在接受美國記者團採訪時表示:“我們處在新時代和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不會被孤立。”“一帶一路”倡議將為此保駕護航。

中國禁止進口洋垃圾 美方稱受到威脅

中國政府為改善環境和保護人民健康禁止進口洋垃圾,美方認為其“威脅了”美國的出口貿易。

大量的高污染垃圾與危險性廢物嚴重污染了中國的環境

據美國有線新聞網(CNN)9月11日報道,幾十年來,船運集裝箱裝載着美國的廢棄物運送到中國回收利用。這是一樁每年50億美元的生意,如今卻面臨衰落的風險。

CNN 所指的是中國環保部

7月18日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交的一份文件:要求緊急調整進口固體廢物清單,擬于2017年底前,禁止進口4類24種固體廢物,包括生活來源廢塑料、鈣渣、未經分揀的廢紙和廢紡織原料等高污染固體廢物。

這些廢棄物大部分來自於美國。據美國廢棄金屬回收工業協會(ISRI)主席稱,美國有15.5萬個工作崗位都依賴於美國對中國的垃圾出口。報道稱,廢棄物佔美國對華第六大出口項。ISRI 估計,這

次大約五分之一的貿易都受到了“威脅”。

中國環保部在送交 WTO 的文件中就禁令原因中提出,為保護中國的環境和人民群眾的健康,要緊急調整進口固體廢物清單,禁止高污染固體廢物的進口。

儘管如此,ISRI 還是表示將與中方的禁令作鬥爭,稱“中國手上有環境危機要應對,需要採取行動。但我們不同意事施行禁令。這不是辦法”。

面對中國的日益崛起,伴隨着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對中國的歷史定位和國際角色認知的複雜化和多元化,處於不同角度、存在不同利益關係的各國在不同時期往往會做出些不同的反應。

中國崩潰論由來已久

西方社會唱衰中國的論調從未間斷,“政治崩潰論”、“經濟崩潰論”、“社會崩潰論”、“金融崩潰論”等多個論調均曾粉墨登場。日媒近日刊文指出,曾經在日本風靡一時的“中國崩潰論”正在漸漸破產。

“中國崩潰論”一直是西方熱衷的話題,面對不斷落空的中國崩潰論,有網友調侃道,中國恐怕要“持續崩潰一百年”

“中國崩潰論”並非新鮮的話題。早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初期,西方輿論便“預測”市場經濟在中國絕無“市場”,對外開放將導致政局不穩。東歐1989年前後系列劇變時,西方已興起了一大波“中國崩潰論”。“西風壓倒東風”,下一個崩潰的國家一定是中國,中國必然要“被西方資本主義所征服”……甚囂塵上的“歷史終結論”在西方世界廣為流行。

但大跌世人眼鏡的是,蘇東劇變後中國頂住了西方和平演變的壓力,且“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一直在穩步推進。於是,西方的“中國崩潰論”將重點由“主義”轉向經濟,開始唱衰中國經濟和金融市場。亞洲金融危機、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針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新情況,“中國經濟崩潰論”、“金融崩潰論”、“社會崩潰論”等撲面而來。

後面發生的種種現實顯示,這些論斷或許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對“中國特色”的不瞭解,也低估了中國抵禦風險的能力。多年過去了,當年接受西方民主模式的國家轉型成功的並不多,世人更多看到的是這些國家陷入了長期的經濟低迷、政局動蕩、社會失序。

而反觀這一廂,雖然中國在發展過程中還面臨着各種各樣的問題,但不可否認的一個事實是,早在2010年中國已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如今,

中國要「持續崩潰一百年」?

中國的 GDP 比日本、德國和英國三國的總和還多,且這個差距還在不斷擴大。

中國經濟紅利已被全球正視,近5年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每年經濟增量相當於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全年產出,官方數據顯示中國已成為世界上約130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

而伴隨着中國在經濟、軍事等諸多方面的飛速發展,日本對中國這個一衣帶水龐大鄰國的警戒心與焦躁感也在日益加劇。中國崩潰的說法,尤其在每次中日矛盾加劇時即會成為日本社會的關注焦點。

在日本,2005年中國的反日遊行期,2008年中國產毒餃子事件引發的日本人仇視中國風潮、2010年尖閣諸島(中國稱之為釣魚島)中國漁船被撞事件、近年的中國反日遊行等時期,“中國崩潰論”總是如影隨形。

據日本 Newsweekjapan 網站報道,為迎合日本國內一部分人的“幻想”,過去數年內日本熱衷於出版有關“中國崩潰破產”的書籍。統計數據顯示,熱衷於讀此類書籍的日本人年齡在60歲左右。在美國等西方國家也有此類書籍的出版,但日本此類書籍的出版數量遠超他國。

然而,每次的中國崩潰論都未能成為準確的預言。儘管銷量可觀,但不斷重複着千篇一律的內容且缺乏事實根據的這類書籍,已開始讓人生厭。眼下,在日本持續了10餘年的“中國馬上就會崩潰”的論調正不斷遭到日本國內的批判和質疑。

針對不斷興起,而又一個接着一個不斷落空的所謂中國崩潰論,有網友調侃道:中國要“持續崩潰一百年”。有不少日本人驚呼:“中國崩潰論”這種謬論“完全是欺詐!”?

而日本著名政治經濟專欄作家高口康太的看法相對理性,他認為日本社會對中國的看法更趨積極和正面的話,對兩國都必然利大於弊。狹隘的否定對方,只能是互相傷害而沒有任何好處,這一點,需要日本,包括中國的媒體予以重視,才是對本國民眾更加負責任的宣傳方式。

對於中國而言,何嘗又不是這樣。

作者按:這是幾年前的舊文。美國病的要害是福利民粹主義,其實質是權利義務在西方民主社會的矛盾很難解決,權利是憲法賦予的,義務則取決於道德自覺與自律,是軟約束。而且還取決於個人對於什麼是義務的理解,某種意義上說西方的福利民粹主義是西方民主體制發展邏輯的一種必然結果。這是在這個意義上西方民主同樣面臨改革的必要。

2012年5月初,我在賓州大學開了兩天會,走了費城、華盛頓、普林斯頓、紐約四個地方,見了一批二十年前的老朋友,聽了一場費城交響樂團的音樂會,去了西點軍校,還看了紐約九一一紀念遺址與曼哈頓廣場。

從表面上看,美國還不錯,但從長遠來看,我感覺到,美國走向衰落已經成為基本趨勢。這與資本主義好像沒什麼關係,而與歐美國家共同面臨的一種矛盾有關,我把這種病症稱為“福利民粹主義綜合徵”。

可以說,福利主義加上民粹政治,是二十一世紀發達國家困境的根源。普羅大眾總是多數,社會福利政策使他們成為廣大受益者,全民普選使他們手中的選票成為決定社會命運的大多數,當經濟陷入困境時,國家如果要減縮福利,就要影響他們的實際利益,他們就會用選票把主張改革的人選下去,讓那些堅持福利主義政策的高調派上台。如果你想要得到選票上台執政,那你就只有迎合他們,然而這樣的話,社會矛盾始終就無法得到解決。

普羅大眾過高的福利要求已經對中產階級造成巨大衝擊。我在美國住在一個中國朋友家,他家兩口都是大學里的辦事員。他們給我算了一筆賬,奧巴馬上台後,他們家在高額稅收的壓力下,生活已經接近於貧民階層了。實際上,西方福利民粹主義的“大鍋飯”已經以另一種形式造成社會的不公平。

希臘現在的危機就是這種兩難的典型表現。美國的福利民粹主義問題,還由於種族與移民問題而變本加厲。現在美國的情況是,拉美裔佔美國總人口的15%,黑人佔總人口的12%,亞裔中的中國人從十年前的一百多萬,達到現在的四百多萬,還不包括非法移民。長此以往,三十年後,美國人自己也說,白人族群很可能成為少數民族了。

美國少數族裔整體上社會地位不高,但人口增長速度極快。多元民主政治的一人一票,讓

弱勢群體掌握大票倉,政客誰也不敢得罪他們。自由、人權與社會民主向弱勢人群傾斜,本來是好事,但中產階級負擔很重。一位朋友說,他的三分之一收入被當作稅賦交給政府了,美國的整體競爭力因此而被削弱,社會福利與保險的沉重負擔拖累了美國。

但誰也不敢碰這樣的敏感話題。當然,美國現在的成功包含着少數族群在美國歷史上的苦難、犧牲與貢獻,白種人也有一種包含內疚感的複雜情感在內。其中還有難碰的保護弱勢民族的“政治正確”問題。

如何應對這種福利民粹主義的挑戰?現在很難找到解決的辦法。這正是美國深刻的困境所在。1998年我第一次去美國時,陪同我的一位朋友就悄悄與我談及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十四年後,四個城市的朋友在私下里不約而同地提到這個問題。可見這個趨勢的嚴重性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關注與憂慮。

在賓州大學最後一天的討論會上,我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向美國學者請教。在座的包括賓州大學沃頓商學院的頂級學者,我說,面對我所說的福利民粹主義,你們有什麼辦法?他們都說沒有辦法。我帶著開玩笑的口氣說,美國要走出這個困境,看來有四條路。

第一條路,是出現三K黨式的“保守主義的武裝反革命”,把現行民主政治的規則徹底打破。但這事實上根本不可能。

第二條路,是出現一場高科技的革命,把所有弱勢人群養起來。但這在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即使有可能,也只能延續矛盾,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在現行體制下,還會進一步刺激大量的移民從落後國家湧入美國,來分享成果。而且,高科技創造的財富與工業革命後的財富流向一樣,仍然是主要流入高科技精英層,到不了中產階級與一般民眾手中。多數人仍然無法從高科技革命中分享多少利益。

第三種選擇是,政治家採取表面是民粹主義、實質上是保守主義的政策,以左派口號上台,做右派的事。用我們中國人的話來說就是“形左實右”,發達國家一些政客現在走的就是這條路。但由於多數選民仍然會阻止任何結構性的改變,上述大趨勢也就很難改變。

最後一個可能,也是最不可能的可能,就是全世界發展得比美國還富裕,還開放,以至於黑人與拉美移民大量移出美國,讓美國成為純白人的國家。當然,大家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我不過是在使用一種邏輯學上的“歸謬法”來論證我的觀點而已。

美國的不幸在於,當美國最需要跳出這種福利民粹主義陷阱時,奧巴馬作為美國歷史上最左、最激進的總統候選人,卻得益於堅持福利民粹主義制度的大眾手中的豐富票源,而趁勢上台,上台後,仍然大行左派方針,使問題變本加

厲。當美國最需要提陞社會總體競爭活力時,他卻逆勢推出“大鍋飯”式的全面醫保改革方案。說得好聽點,這是一種美國夢的理想主義,說得難聽點,這是奧巴馬青史留名的需要。要實現奧氏的個人目標,就必須犧牲美國最寶貴的東西,就是它的競爭活力。並且,要通過對中產階級進一步加稅才能積聚資金,這對本來就處於困境的中產階級可謂雪上加霜。深層次的矛盾一個都沒有解決,估計他還能再連選連任(編按:奧巴馬在2012年11月的美國大選中成功連任總統),看來福利民粹陷阱只能越陷越深了。

我總的感覺是,美國文明已經缺乏一種自我保護機制。一種文明如果過度向外部開放,讓異質人群大量進入其中卻又沒有體制文化自身的整合力量來融合他們,這種文明的特質就會淡化,久而久之就會變成另一種東西。這種想法看上去好像政治上不那么正確,但卻是現實。

也許你們覺得我對美國的現實印象描述,讓人有點悲觀,一位來信朋友說,如果連移民精英們都趨之若鶩、“民主小販”們仰慕的天堂國家美國都必然衰落,那麼社會發展的樞機在哪兒呢?

美國的國勢走弱對於中國並非好事。眾所周知,美元持續走弱,使中國持有的巨額美債不斷貶值,一旦美國無力支付債務,將對全球經濟造

成災難性的打擊,中國所受到的傷害無疑將是非常嚴重的。中國老百姓三十多年來的血汗錢,換為美國的公債,如今很有可能變成奧巴馬全民醫改的資金來源,成為奧巴馬青史留名的墊腳石。想想也怪心痛的。

無論何種制度都會有自身的問題,美國人現在也陷入“囚徒困境”,誰都不想影響自己的利益,誰都不願通過激發社會競爭力來根本解決博愛式的公平造成的新的不公平。總統本人也是這一趨勢的得益者。

我並不認為美國未來就一定悲觀,這樣一個偉大的民族,經歷了那么多磨難,對人類作出過那么多偉大的貢獻,他們也會探索走出困境的新路來。

不過,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這件事可以讓我們更全面、更理性地認識美國與西方的困難與前景,有利於我們調整自己,從中獲得啟示。我們應該找出其中哪些是中國不會出現的,那些是值得中國未雨綢繆的。我們要擺脫百年來中國人的一種浪漫思維,即總要在外國中找一個方向與樣板,然後依樣畫葫蘆。往往是先有藍圖,再依圖施工,結果是不倫不類,上世紀五十年代學蘇聯就是例子。

附記:文章送發表前,從電視新聞中得知,英國一位只生孩子不工作的婦女,每月可以穩拿900英鎊的生活補貼,全家可以過上很舒心的日子。根據英國福利標準,她的全家不久後將搬入價值50萬英鎊、由納稅人的錢建設起來的新公寓中去。於是輿論大嘩。這樣的事在西方國家太普遍了。我一年多前講的福利民粹主義的困境,實在是不幸而言中,而且還在變本加厲。

蕭功秦 美國的福利民粹主義困境

蕭功秦 美國的福利民粹主義困境

蕭功秦 美國的福利民粹主義困境

蕭功秦 美國的福利民粹主義困境

蕭功秦 美國的福利民粹主義困境

蕭功秦 美國的福利民粹主義困境

蕭功秦 美國的福利民粹主義困境

蕭功秦 美國的福利民粹主義困境

蕭功秦 美國的福利民粹主義困境

蕭功秦 美國的福利民粹主義困境

蕭功秦 美國的福利民粹主義困境

蕭功秦 美國的福利民粹主義困境

蕭功秦 美國的福利民粹主義困境

蕭功秦 美國的福利民粹主義困境

蕭功秦 美國的福利民粹主義困境

蕭功秦 美國的福利民粹主義困境

蕭功秦 美國的福利民粹主義困境

蕭功秦 美國的福利民粹主義困境

蕭功秦 美國的福利民粹主義困境

蕭功秦 美國的福利民粹主義困境

